衡阳保卫战中的壮烈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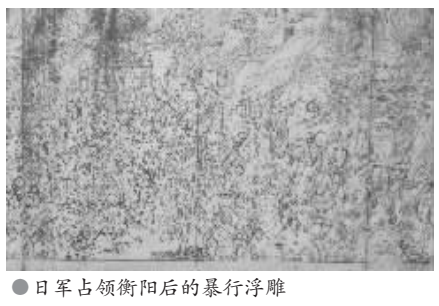
题记：在抗战名城衡阳的陆家新屋的旧墙上，日军枪击留下的弹洞至今仍在。 然而，70 年前的那场战争却远不止留下的弹洞这般轻描淡写——

■ 本报记者 **李凤发** 文 / 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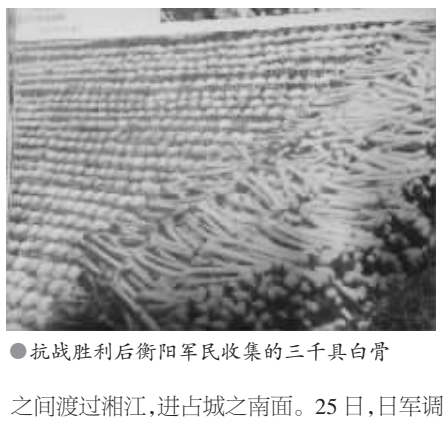
1944 年 8 月 8 日，军事重镇湖南衡阳。一座记忆里色彩斑斓的古城，在日军 47 天的轰炸后，沦为焦土。当时，衡阳县演陂乡（现为演陂镇）芦塘村的周有才（音）站在衡阳西面的一个山坡上看得清清楚楚：衡阳内的那团烈火，腾空而起，将整个南边的天映成血红。战后，周有才进城做了小生意，他告诉记者，当时的衡阳城仅剩泰梓码头一栋完整的“洋毛房”（即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的房子），衡阳的工商业破坏殆尽。

对于这场战役，历史是这样统计的：方先觉所率第 10 军孤军奋战 47 天，战死 4000 余人。据日军陆军部大大缩小了的数字：日军在衡阳城的进攻作战中，死伤共 12186 人（现在查实是 4.8 万余人）。

那是一场怎样的惨烈战斗啊！



●日军占领衡阳后的暴行浮雕



●抗战胜利后衡阳军民收集的三千具白骨

初战告捷

抗日战争时期的衡阳城区地域狭小，一条湘江把城区分割成东、西两片，东片主要有火车站和飞机场，湘江西面之中心城区，城北有蒸水流过，城南多山岭，南北约 3 公里多长，东西仅约 1 公里多，四周基本为丘陵地形。据衡阳抗战自卫队员谢东林老人回忆：驻守衡阳的国军第 10 军共辖 4 个师。分别是：第 3 师，师长周庆祥，第 190 师，师长容有略，预备第 10 师，师长葛先才，临时调归其指挥的有暂编第 54 师(只有师部和一个团)，师长饶少伟，另外还有第 46、74 军和第 48 师各一个炮兵连。

谢东林老人回忆道，1944 年 5 月中旬，日军大规模进攻衡阳的迹象初见端倪。刚开始，他在泉溪寺（今衡南县泉溪镇）被驻军征用为挑夫。后来，他随所在的部队进入衡阳城内，帮助守城的第 10 军疏散百姓。当时衡阳城内有大批来自东北、江浙、上海等地的难民，因为一路逃来，好不容易落下脚，所以不愿意再走。

原抗战老兵、现黄埔军校衡阳同学会副会长曾琪回忆说：“方天觉认为衡阳城必将有一番血战，所以下令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让百姓撤走，部队为做百姓工作磨破了嘴，老乡们才含泪离开衡阳，本地人到乡下投靠亲友，外地人则继续向更远的后方逃难。一个多星期后，城内百姓所剩无几，到 6 月 23 日衡阳保卫战开始前，城内只有几十个老百姓。”

守军于 5 月 29 日奉命开进衡阳，谢东林也被正式编入衡阳抗战自卫队，并与驻军一起参与挖战壕，构筑工事，至 6 月 22 日这天正好基本就绪。方天觉的总指挥部设在城区中央银行（今中山南路口的工商银行），前线指挥部设城南外围五桂岭，由预 10 师守城南，第 190 师两个团守江东（今衡阳珠晖区），暂编第 54 师守东岸飞机场，暂留衡阳的新编第 19 师守城西北，第 3 师在长衡公路衡山一线迟滞敌军南进。

6 月 23 日拂晓，东路日军第 68 师团之第 64 大队和第 116 大队从泉溪强渡耒水，与据守耒水西岸的的第 190 师第 568 团一营国军发生激战，揭开了衡阳保卫战的序幕。

天色微明，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，乘坐木船、橡皮舟等向西岸冲来，一营营长杨济和沉着指挥，待敌半渡之际，以 6 门战防炮、20 余挺轻重机枪一齐向敌开火，打得日军船翻人沉，死伤惨重，整个上午毫无进展。吃了苦头的日军改变策略，午后由一部佯攻，大部由泉溪南渡耒水，转攻至五马归槽，一营亦改退守该阵地。此战，日军伤亡及溺水者约 300 人，一营仅伤亡官兵 57 人，初战告捷。

炮击日军师团长

方先觉将军见日军攻击开始，即令各部队进入阵地，因新编第 19 师奉令赴全州，乃改由第 3 师留第 8 团于衡山一线，其余归建接防 19 师阵地，主力回驻城中。24 日上午，日军强攻五马归槽，被英勇的 568 团和暂编第 54 师第 1 团屡屡击退，日军为之兴叹。是日，敌机数十架多次飞临衡阳上空，狂轰滥炸，整个城区一片火海。晚上，日军第 68 师团主力渡过耒水，其先锋部队在五马归槽到东阳渡之间渡过湘江，进占城之南面。25 日，日军调集重兵再攻五马归槽，与国军发生激烈战斗，增援的国军第 570 团团长贺光耀身负重伤。至中午，五马归槽失守。日军突破冯家冲阵地，将暂编第 54 师和第 190 师分割开来。敌军在黄昏时进攻飞机场，守机场的暂编第 54 师第 1 团顽强抵抗，通夜激战，火光照红了夜空，双方都遭受了重大伤亡。是夜，敌第 68 师团主力渡过湘江向城南集结。北面由长衡公路南下之敌，突破了衡山附近我第 8 团防线，向南急进。26 日拂晓，敌又攻飞机场，守军渐渐不支，第 1 团团长陈朝章与撤退的两个营被打散。国军第 569 团支援，向突入机场之敌 64 大队和 116 大队反击，鏖战 5 个小时，毙敌 400 余人，我军亦伤亡 200 多人。机场最终落入敌手。东岸部队遂撤回江西岸固守。这一天，敌从西南两面向第 10 军发起进攻，在西南面敌集中数十架飞机，50 余门火炮向我阵地轮番轰击，步兵作连续冲锋，均被预 10 师第 219 和 30 团英勇击退。

27 日凌晨起，敌再向城西南阵地轮番攻击。激战至黄昏，守军阵地屹立无恙。是日上午，有中美飞机 6 架飞临衡阳助战，其中一架被敌击中迫降在高岭与停兵山之间的水田中。我据守停兵山的第 30 团 7 连连长张德山令 3 排长王三录率士兵 6 人抢救，在付出 4 名士兵生命的代价后，空军分队长兼飞行员陈祥荣被救回。夜晚，敌第 68 师团师团长左久间为人中将和第 116 师团师团长岩永旺中将共同谋划，拟在 28 日开始向守军发起总攻，企图一举拿下衡阳。为指挥便利，将第 68 师团指挥所搬到城南黄茶岭附近，第 116 师团指挥所移至火车南站(今火车西站)西北。28 日零时，敌两个师团同时发起攻击，第 68 师团第 58 旅团长大田贞昌少将指挥所部对城南预 10 师 30 团我停兵山前沿阵地猛攻，7 连张连长率官兵誓死奋战，以手榴弹和刺刀，打退敌数次冲锋。天亮后，预 10 师第 28 团迫击炮连长白天霖在枫树山观察敌情，发现正南约 800 米远的欧家町高地有日军军官 10 余人活动，果断命令全连 8 门迫击炮一齐突射，炮弹准确命中目标，事后查明，该敌为第 68 师团前线指挥部，其师团长左久间为人、参谋长田原贞三郎及各重要部队长等非死即伤，使整个 68 师团指挥系统陷于瘫痪，为我军的防御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敌第 11 军司令横山勇获悉，恼羞成怒，即令第 116 师团长岩永旺兼指挥第 68 师团继续攻击，从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的五天中，敌人从四面环攻守军，正面城南预 10 师阵地战斗最为猛烈，第 28 团方面，战斗主要在江西会馆和五桂岭一线展开，28 日和 29 日，敌不顾伤亡，展开一波又一波乃木西典式的攻击，但均被守军击退。攻回雁峰之敌以连横队、营纵队的冲锋波，300 人一波向回雁峰冲锋，亦被守军以弹雨打回。至 30 日，敌对五桂岭、江西会馆、回雁峰、岳屏山一线的强攻，均告失败。

大战张家山

抗战老兵曾琪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竟不住老泪纵横，他说：“衡阳打得最残酷的就是张家山，已经是打得粮尽人绝了，没有接济了，伤员都上火线，连炊事员、通信兵都上了，身上衣服血、灰尘啊、汗流成一起了，人不像人了，真的很残酷。”

防守张家山的预 10 师第 30 团阵地，是预 10 师的核心阵地。进攻张家山阵地的为敌第 116 师团最强悍的第 133 联队，由黑濑平一大佐指挥。该联队在湖南的前几次作战中未曾失败过，因此十分狂妄。在 28、29 日两天中，黑濑联队的轮番猛攻均未奏效，30 日，黑濑又发起更为猛烈的冲击，夺取了张家山前面两高地。此时，防守张家山的 2 营官兵伤亡 3/4，营长徐先声负伤后牺牲，由团副甘握接任营长。陈德毕团长令 1 营长肖维率两个连紧急支援，拼死搏斗，终于夺回了阵地。夜半时分，黑濑再次猛攻，又突入两高地，两军混战一起，陈团长乃亲率一个连再援，晨曦微露之际，敌我援军几乎同时赶到，陈团长率军早到 1 分钟，抢占了有利地形，居高临下，一阵手榴弹雨将狂妄的敌军轰下了山。

7 月 1 日，敌人攻击更为猛烈，黑濑集中数十门火炮和 24 挺机枪，配属一个大队作掩护，从正侧两面发起冲锋，但在守军的坚强意志面前，仍然碰得头破血流，积尸累累。经数日激战，张家山阵地反复争夺 20 多次，阵地前敌人尸积成堆，第 30 团亦伤亡惨重，已无力坚守，师长葛先才派师部工兵、搜索两连增援，与第 30 团残存官兵进行反击，夺回了阵地，反击中，工兵连长黄化仁负伤不退，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，搜索连排长王振亚抱住一个敌军官搏斗时，从远处飞来一颗手榴弹，两人一起被炸死，体现出了中国军人英勇不屈的战斗意志。是日中午，葛先才赶往张家山阵地视察，因天气炎热，将上衣脱下擦汗，后来在军中留下了葛师长赤膊上阵，大战张家山的一段佳话。

张家山的战斗，由日军大佐黑濑平一指挥的第 133 联队，3000 余人（战斗减员）只剩 250 余人，各中队长死伤殆尽。日寇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。

日军毒气开路

遭遇强手的日寇，于是不顾国际公法，采用卑鄙的手段，对守军阵地发射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混合毒气弹。曾琪多次来到战况激烈的天马山阵地，印象最深的是战士们中毒后那变形的脸。曾琪说：“日本人攻天马山，先是飞机轰炸，投下很多燃烧弹，然后毒气跟着就来了。毒气一般是黄色的，那情形，就如同天上下了黄沙一般，视线很模糊。我们很多战士都是农家子弟，受一个月军训就上战场了，防毒知识缺乏，往往一下子就晕倒一大片。中毒的战士身上长出大大的黄色水疱，看起来非常痛苦，他们的脸部完全扭曲、变形……”

白天霖战后写下《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》说：日军自 6 月 30 日下午 4 时开始发射毒气弹，当天傍晚，五桂岭南端守军预 10 师 28 团第 3 营第 7 连除了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炊事 4 人外，其余 80 余人全部中毒死亡。此后，日军只要遇上守军坚守阵地，必先以毒气开路。“防毒面具很少，但大家没有后退，多数人备了几条毛巾，看日军放毒气，就将毛巾重叠，浸湿后捆在脸上，毛巾上剪两个孔，露出眼睛，继续战斗。日本人的狠毒，只能加剧大家的痛恨，我们早就抱了必死的决心，一拼到底。”

曾琪所在的连总共有 10 个防毒面具，这让他得以数次逃过劫难。

惨烈的战况

据政协衡阳市文史委提供的幸存者——第 10 军预 10 师第 28 团第 3 营营长李若栋的回忆资料：1944 年 7 月的中下旬天气酷热，敌我都改在夜间战斗，双方好像默定了一个战斗时间表：每日上午 9 时许，全线枪声停息，各自吃早饭休息，下午 6 时许，可能双方都已用过晚饭，于是向对方高喊“我们开始吧”（敌我相距不过数十米，说话都能够听到），接着便是冲锋式枪战。全阵线枪炮声不断，像煮粥一样，到第二天早上 9 点左右又归于平静，就像现在的正常上下班，说来也有趣。

●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

但是拉锯战造成的伤亡是很重大的，防线不得不日渐缩小。军部的指挥所开始时设在五桂岭，但最后只能退守在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。河西衡阳城区被重炮和飞机反复轰炸，几无一间有瓦的房屋，处处是颓垣断壁，尸体遍地，无处掩埋，臭气熏天，伤员和尸体一样躺在瓦砾中。

预备第 10 师工兵连连长黄仁化是李若栋的好友，7 月中旬在泰梓码头牺牲了，他的部下在废墟中找到一具棺材将其收殓。第二日晚上敌军重炮打在棺材上，棺材和尸体四散而去，他的部下还是捡回他的一根尸骨，并用瓦罐装好，认为还可以告慰故人，但当晚日军的炮弹又将瓦罐击中，尸骨一点也找不到了。衡阳保卫战的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

战后悲情

衡阳沦陷后，当时家住衡阳市两路口、年仅 23 岁的漂亮姑娘彭华英在外面躲了一个星期。因为是衡阳人，彭华英一家人通过“维持会”拿到了一张 68 师团发的“良民证”才得以回到城内。

今年 94 岁的彭华英老人在向记者叙述那段黑暗的往事时，眼神里还不时透露出恐惧。她说，那些天她几乎是在惊吓中度过的。她住的那条街几乎每天都过日本兵，因为当时参加打衡阳的日本师团很多，她家领的 68 师团“良民证”在其他师团的日本兵中并不顶用，因此她不敢轻易上街。有一次她在门隙中亲眼见到一位邻家姑娘被日本兵当街强奸。

彭华英老人回忆说，当年死人最多的地方是瓦子坪，菜地上摆满了尸体，青菜叶也被鲜血染红。

彭华英老人告诉记者，最可怜的是那些国军伤兵。“他们都是重伤，根本走不动的那种。”彭华英老人说，当时在街道上随处可见这样的伤兵，他们有的就在痛苦中死去了，尸体在高温下慢慢发臭。

日本投降后，第 10 军预 10 师师长葛先才回到衡阳收集战士遗骨，花了 4 个月时间，收敛到 3000 多具，只有阵亡将士的一半，葛先才为这些骸骨照片写注释时说：“一部分因埋葬较深，挖出后尸体尚未完全腐化，一些尸体中还有少许子弹。因不能取出，又覆土掩埋。还有一大部分忠骸因无标记，埋葬地点不明，无从收集。不少骨头被敌炮弹击破者，均在左边杂骨堆中。”

2015 年 6 月 9 日，记者来到胜利山（原张家山）的山顶，这里早已建成气象观测站。根据老年人的指认，当年葛先才埋葬 3000 多具忠骨的地方就在这绿草茵茵之下，记者的心陡然多了一份沉重。

据知情者说，挖出最多忠烈遗体的是岳屏山。当时葛先才买光了城中所有商店的花露水和香水喷洒、冲洗尸骨。在岳屏山中一起挖出来的，还有证件、委任状、相片、家书、战士写给爱人的情书……很多现场的老百姓和士兵都哭了……

工商业在保卫战中惨遭破坏

“抗战中后期，衡阳的工业以轻工业、手工业为主，其主体由家庭式手工作坊和民族工商业构成。”曾在衡阳市工商联工作几十年的詹永康已是耄耋老人，见证了衡阳工业几十年来的发展变迁。

据史料记载，1942 年 1 月 1 日，国民政府设衡阳市，属省辖。当时正值广州沦陷，武汉相继弃守，长沙文夕大火之后，衡阳更是成为西南各省军事、政治和经济中心，采购物资的吞吐口。同时内迁和新建了一些中小工业，使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。至 1943 年，衡阳稍具规模的工厂共有 215 家，手工业近千家，有职工约 1 万余人，资本总额达 1 千万余元，全年产值 5000 万元左右，已成为国民政府第二大工商业城市，其税收也列为全国第二位，有“小上海”的美誉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1944 年的衡阳保卫战致使全城被毁，全城仅剩三栋建筑。“衡阳工商业虽然在战火中惨遭破坏，但它在衡阳保卫战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！”詹永康如是感慨。

战后的 20 多年，衡阳人发挥“吃得苦、霸得蛮”的精神，全市的工业一度再次走向辉煌！

▼ 链接

守衡阳将士 平均每人杀敌四个半

衡阳保卫战始于 1944 年 6 月 23 日，同月在欧洲战场有诺曼底登陆战，在太平洋战场有塞班岛浴血战。后者盟军出动 400 多艘战舰、4000 余架战机、地面部队 12.8 万人，歼日军 3.1 万人。在中国衡阳，1.7 万余壮士与 8 倍的日军在两平方公里战场血战 47 天，击毙日军 4.8 万人，伤亡共 7 万余人，国军阵亡 7000 余人，伤亡约 1.5 万人。此一最小与最大之比的纪录，在世界史上也属罕见，第 10 军达到了战略歼敌之目标，大大鼓舞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民心士气。

●衡阳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雕塑

●陆家新屋，当时日军指挥所

各类大小项目投资借款，两百万起贷地域不限，个人、企业均可
金融世家豪丰投资
手续简单 利率低 放款快
代打全国各类保证金
咨询电话：028-68807888